

〔中国近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〕

东西文化放浪行

林语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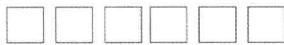
孙世军 厉向君 著



我对于人类尊严的信仰，

实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界最伟大的放浪者。

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，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。



我对于人，是尊崇的信仰。
实在是在于信人类是世界最伟大的放浪者。
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，但是以自我矛盾为乐。

东西文化放浪行

林语堂

东西文化放浪行

林语堂

【中国近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】

DONG XI WEN HUA
FANG LANG XI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西文化放浪行——林语堂 / 孙世军, 厉向君著.
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13.6
ISBN 978-7-5333-2799-6

I .①东… II .①孙… ②厉… III .①林语堂(1895
~1976)—生平事迹 IV .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002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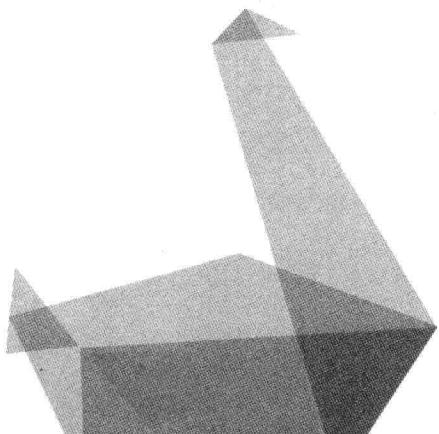
东西文化放浪行——林语堂

孙世军 厉向君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编 250002
网址 <http://www.qlss.com.cn>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印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
开本 690mm × 970mm 1/16
印张 11.75
字数 171 千
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2799-6
定 价 27.00 元



目 录



第五章 牧归者：独特的文化标杆与价值/156

第一节 叶落归根/156

第二节 声誉愈隆的世界著名作家/164

参考文献/174



后 记/177

第一章 跋涉者：早期的文化熏陶与追求/1

第一节 牧师的儿子/1

第二节 从上海到北京/10

第三节 婚姻与爱情/19

第四节 留学与回归/27

第二章 弄潮者：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批判/37

第一节 加入《语丝》社/37

第二节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/46

第三节 把半个北大搬到厦大/56

第四节 从仕途到归途/65



第三章 守望者：丰富的文化载体与活动/77

第一节 《论语》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（一）/77

第二节 《论语》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（二）/85

第三节 《人间世》、《宇宙风》创刊及其他/93

第四节 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/101



第四章 传播者：海外的文化建树与影响/110

第一节 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品/110



第二节 海外抗战宣传家/119

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理想家/123

第四节 文学创作的丰收/131

第五节 尽力工作，尽情享乐/138

第六节 筹建南洋大学/147

第一章

跋

者涉
早期的

与熏陶文化

求

追

第一节 牧师的儿子

一、出生在牧师家庭

漳州地处福建省最南端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，是我国著名侨乡，也是东南沿海的历史文化名城。林语堂，祖籍漳州北乡的五里沙，其父林至诚，于 1880 年前后为了传教搬到了坂仔村。1895 年 10 月 10 日，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八月二十日，林语堂诞生于坂仔村，幼名和乐，学名林玉堂，后改为林语堂。

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。林语堂的祖父是漳州北郊五里沙村的一个农民。1864 年，太平天国军利王朱兴隆部进入漳州，1865 年，太平天国的部队撤离漳州地区时，祖父被征为挑夫，随军撤退，从此，杳无音讯。祖母是基督教徒，生有二子。长子林至诚当时躲在床下，才没有被拉走。自从祖父被抓而失踪后，祖母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厦门的鼓浪屿。由于生活窘迫，她无力养活两个孩

子，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给当地一个有钱的吕姓医生，这个小儿子后来中了举人。祖母将长子林至诚留在身边，娘俩相依为命。后来虽然再嫁卢姓人家，但至诚没有改姓。

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，很小的时候就做起了小贩，用自己的肩膀挑着糖果，四处叫卖。下雨天他母亲赶紧炒豆，好让林至诚卖豆仔酥。为了多卖几个钱，林至诚就跑到监狱的门口卖米。有时他也挑竹笋徒步到漳州去卖，来回约三十里的路程。后来，他还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给孩子们看，说这是挑担磨出来的，由此让孩子们知道，做人必须刻苦耐劳，不辞辛苦才会有收获。林至诚从小聪慧好学，但由于生活贫困，没有条件到学校就学，只能在劳作之余进行自学。从一个个生字认起，然后练习写出，再慢慢地去理解它们的含义，这样坚持不懈下去，竟能读书看报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林至诚通过持之以恒的自学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，如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诗经》等慢慢地理解了。

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林至诚受其影响，也成了基督教徒。由于最初来华的天主教士中，有一部分人横行霸道，所以遭到了当地群众的抵制。但后来来华的基督教士与天主教士不同，他们重视文字宣传，因而在厦门、漳州，基督教士没有被乡民排斥。传教士在华办报、办学、办医，开展慈善事业，对中国近代教育、卫生、社会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产生一定的影响，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1874年，平和县坂仔乡的堂会建成。1880年，年仅25岁的林至诚被教会派到坂仔乡任“启蒙伴读兼传福音”，即乡村教师兼牧师之职。后来，他虽然先后到过厦门、同安传道，但家庭一直定居在坂仔。1889年，林至诚回到坂仔担任了堂会会长一职。他能识字会读书，不仅为乡民传教，还调解争端，尤其喜欢为人做媒，喜欢撮合鳏夫寡妇。他天性活泼乐观，与人为善，精力充沛，助人为乐，深受乡民欢迎和爱戴。

一位美国牧师范礼文与妻子曾住在林至诚家的楼上，他们在坂仔建立了一座新教堂。范礼文牧师向林至诚介绍“新学”的书籍和一份油墨印的周报，这份对林家有影响的刊物，便是上海基督教学会林乐知牧师(Young John Allen)主编的《教会消息》，这份刊物全年订阅才一元钱，

对于工资虽不高，但每月得到 16~20 元的林至诚来说还是订得起的。从这些刊物，林至诚了解了许多西方知识，知道了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。林至诚明白，要想走出大山闯世界，只有读书这一条路，所以，他不断告诫自己的孩子，从小要有理想、有志气。

林乐知 (Young John Allen, 1836~1907)，24 岁由美国监理公会派到中国，在中国传教达 47 年之久。1868 年，林乐知开始编辑出版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周刊，1875 年改名为《万国公报》(即《教会消息》)，林语堂的父亲就是它的最忠实读者。

林语堂后来回忆说：“有一个在我生命中影响绝大、决定命运的人物——那就是外国传教士 Young John Allen (中国名字林乐知)，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著作对于我全家人有何影响。……我父亲因受了范礼文牧师的影响而得初识所谓‘新学’，由是追求新知识之心至为热烈。……他藉林乐知氏的著作而对于西方及西洋的一切东西皆为热心，甚至深心钦羡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光荣，复因之而决心必要他的儿子个个要读英文和得受西洋教育。”^[1]

林语堂的母亲叫杨顺命，出身寒微之家。她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女人，也是一个基督徒，能读闽南话注音的《圣经》。嫁给林至诚为妻后，她任劳任怨，为林家生了八个孩子。长子名景良 (和安)、二子玉霖 (和风)、三子憾庐 (和清)、四子和平、五子语堂 (和乐、玉堂)、幺子玉苑 (幽)，长女瑞珠、次女美宫。这些孩子都听从林至诚的教诲，知书达理，和善待人。除了两个女儿因经济困难没能继续求学外，五个男孩 (老四早夭) 后来都上了大学。老大在厦门鼓浪屿进了救世医院医科学校。当时西医还未被国人所接受，这所医院为了



全家福，左二为林语堂

培养西医人才，才附设了医科学校。一方面是学费较低，另一方面也是林至诚为让孩子们掌握好英语。老二、老三、老五和老小，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。

杨顺命不认识字，但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很赞同丈夫林至诚的意见，只是因经济问题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，没有做到男女平等，导致两个女儿没能进大学深造，成为女儿们的终身遗憾。

林语堂在《回忆童年》中曾这样表示他对母亲的感受：“说她影响我什么，指不出来，说她没影响我，又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大概就像春风化雨。我是在这春风化雨的母爱庇护下长成的。我长成，我成人，她衰老，她见背，留下我在世。说没有什么，是没有什么，但是我之所以为我，是她培养出来的。你想天下无限量的爱，是没有的，只有母爱是无限量的。这无限量的爱，一个人只有一个，怎么能够遗忘？”林语堂在《八十自叙》里也说过：“我记得母亲是有八个孩子的儿媳妇，到晚上总是累得筋疲力尽，两脚迈门槛都觉得费劲。但是她给我们慈爱，天高地厚般的慈爱，子女对她也是同样感德报恩。”母亲对于林语堂来说，她所给的恩爱比天高，比海深，令他刻骨铭心，永志难忘。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的，因为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才使得孩子学会了认识世界，学会了做人的道理。

基督教文化是一座丰富的矿藏，林语堂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，如自由精神、谦卑性格、感悟能力、博爱心胸、和谐理想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林语堂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同，他自小虽然信基督教，但对基督教教义产生过怀疑，后来进入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更是如此，甚至他曾一度称自己是一个异教徒，并为此而常常苦恼，直到晚年才又重新回归基督教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林语堂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个中国现代作家。

二、从铭新小学到寻源书院

林语堂在《回忆童年》中说：“影响于我最深的，一是我的父亲，二是我的二姐，三是漳州西溪的山水。”^{〔2〕}除了父亲的影响外，二姐对林语

中国近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

堂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二姐美宫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善良、聪慧。她比林语堂大四岁。兄弟姐妹中，林语堂与二姐感情最深、最觉亲近。美宫曾就读于鼓浪屿毓德女中，被同学们誉为“校花”。林语堂在暑假中发现，往往在家上课（父亲给他们上课）还没结束，美宫就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，因为她必须为一家人做饭。女孩与男孩不同，家务活大多都让女孩去做。下午上课未完，她也要提前离开，去把洗好晒干的衣服收进来。有一个暑假，他们俩一起看《萨克孙劫后英雄传》，艾文荷被箭所伤，外面敌兵包围，两人都为他急得要命。两人还编了一个法国侦探故事，随想随编，讲给奶奶听。后来被奶奶识破：“原来你们在骗我！根本没有这种事！”

美宫聪明过人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并且怀有远大理想，向往将来能进高等学校继续深造。可是，林家由于经济困难，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决定不让美宫上大学，美宫只好在家等待婚嫁。晚上，父母到美宫房里，刚要提起婚嫁的话题，美宫马上就把灯吹灭，转身睡觉。她多么想读大学啊！她曾想与弟弟林语堂一起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，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。当时有一个商人正在追求她，但美宫迟迟未答应。一直拖到22岁，她才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希望。

1912年初秋的一天，林语堂与二姐美宫坐在同一条船上，但命运之神作了如此不公平的安排：林语堂获得进大学深造的机会，而二姐美宫将远嫁到西溪的山城。林语堂后来自述起来，心情还是异常沉重：“那年，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。她也要嫁到西溪去，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。所以我们路上停下来参加她的婚礼。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，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：和乐，你要去上大学了。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，要做个好人，做个有用的人，做个有名气的人。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。我上大学，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热望。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，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。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，觉得我好像犯了罪。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，好像重重地烙在我的心上，所以我有一种感觉，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。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，二姐却因患鼠疫亡故，当时已有八个月的身孕。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，永远不能忘记。”^[3]林语堂每当想起那四角钱，想起二姐，想起二姐那句

话，想起这一切，他都忍不住要流泪。

漳州在封建帝王时代是福建南部的一个府，包括龙溪、南靖、平和、诏安等县，除东部沿海有少量平原以外，其余都是山区。林语堂三哥林憾庐在《漳州漫话》一文中盛赞了漳州的美丽风光：“漳州北面是小山，有三个亭子。到这儿上边一望，全城的楼屋和溪流乡村田原的景色都出现于目前。南面是西溪干流，有堤岸和新式的两道桥。假如你在下午傍晚的时候，到溪边散步，顺便走上中山桥的中间去，那斜阳和上游的一切景色才够你欣赏赞叹！这儿一切都是天然的，没有人工的造作，而是流动的美。溪流闪着万道的金波；帆船乘风而驶，渔舟依着沙洲而泊；小舟上苍绿的竹林，时有白鹭飞翔；沙滩上游牧童和水牛在玩着；一切的田园山林在夕阳的光线里，和烟霞的光色织成了奇妙天然的画图，美丽极了。”^[4]

平和县离漳州 61 公里，明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建县。县城的小溪到坂仔乡约有 10 公里，林语堂出生及童年生长的平和县坂仔乡宝南村是一个小山村。坂仔的四周都是山，东面叫峨眉山，北面有悬崖绝壁的石齿（也写“石起”）山，西南有峰峦起伏的十尖山，南面有森林茂密的南寮山。无论晴雨晨昏，这些远远的山巅都被云雾笼罩着，给人以亦真亦幻、神秘莫测之感。太阳初升和夕阳西下时，山间和天空的云雾更是不断变幻着富丽的色彩，让人有身处仙境之感。

林语堂自小就生活在这些大山周围，常常面对着群山浮想联翩。林语堂对大山产生了浓厚的情感，这些山水也影响了他的一生。他在后来创作的自传体小说《赖柏英》中，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：“你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你若生在山里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，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……山的力量巨大得不可抵抗……山逼得你谦一逊一恭一敬。”林语堂在《回忆童年》中说：“生长在这雄壮气吞万象的高山中，怎能看得起城市中之高楼大厦？如纽约的摩天大楼，说它‘摩天’，才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哪里配得上？我的人生观，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。人性的束缚，人事之骚扰，都是因为没有见过，或者忘记这海阔天空的世界。要明察人类的渺小，须看宇宙的壮观。”林语堂汲取了山区人的自由、超脱、豪放，也表明了家乡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在林语堂的思想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熔铸成

他自称的“山地人生观。”他在《四十自叙》诗中写道：

我本龙溪村家子，环山接天号东湖。
十尖石起时入梦，为学养性全在兹。

美丽的西溪河从村中流过，也成为自然美景中的又一道风景。每当雨季来临，河水暴涨，一幅天然的洪流浩荡图映入眼帘；而少雨季节又是白沙、鹅卵石和水草装点的胜地。村妇们洗衣洗菜，儿童坐在水牛背上吹着横笛，真是诗情画意！林语堂与伙伴们你追我赶地到水中摸鱼摸虾。这些童年快乐的生活一晃就过去了。据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回忆，林语堂6岁就进了教会学校——铭新小学。

林语堂聪明而又顽皮。他与几个哥哥们自小都是以调皮出名。“钟鼓之争”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坂仔的基督教堂竣工以后，教堂前的钟楼上挂着一只美国人捐赠的大钟。每逢做礼拜，洪亮的钟声不断地响起，惹怒了坂仔村的一些村民。他们由一个落第的儒生带头，用募捐的方式，在教堂的同一条街上，修建了一座佛庙，用一只大鼓与教堂大钟对峙。林语堂弟兄几个自然站在教会一边，他们跑上钟楼，拼命地拉绳打钟，采用车轮战的办法，终于把擂鼓的儒生压了下去。后来那鼓声就消失了，原来，那失业的儒生为了吸鸦片，把大鼓也卖掉了。

有一次，学校考试，教师在阅卷时发现了全班学生均得了高分，明知有“鬼”，但不知“鬼”在何处。原来，考试的前一天，林语堂潜入教师宿舍，偷看了试题。谁也没想到是林语堂搞的“鬼”，林语堂一向成绩优异，因而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。

还有一次，铭新小学的作文老师批评



童年时的林语堂

林语堂作文像“大蛇过田陌”，意思是说他的文章词不达意。林语堂对了一个下联“小蚓渡沙漠”回敬老师。对于这样的学生，老师也哭笑不得。

林语堂的顽皮，还表现在家庭里。有一次他被大人关在屋外，不许进去，他便从窗子扔石头进去，一面叫着：“你们不让和乐进来，石头替和乐进来！”林语堂虽然和二姐美宫最要好，但两人有时也吵架。有一次，林语堂大发脾气，便躺在泥洼里打滚，然后爬起来对二姐说：“好了，现在你有衣服洗了！”

林语堂从小就充满了梦想。他梦想当医生，要发明包医百病的灵丹妙方。他还真的实验配制了一种治外伤的药粉，取名“好四散”。他梦想当发明家，经常到码头上观看来往鼓浪屿的小轮船，船上的蒸汽引擎使他很感兴趣。他还想依照虹吸原理制造一架抽水机，让井里的水自动流进菜园里。他还想长大后开一个“辩论”商店，提出辩论命题，向人挑战。他梦想成为一个全世界闻名的大作家，他曾对父亲说：“我要写一本书，在全世界都闻名！”1903年，年仅8岁的林语堂写了如下充满哲理意味的话：“人自高，终必败，扛战甲，靠弓矢；而不知，他人强，他人力，千百倍。”另一页上画了一只蜜蜂作为插图。

1905年，林语堂刚刚10岁，父亲因为不满意铭新小学的师资和教学方法，所以决心让林语堂三兄弟到厦门鼓浪屿的教会小学住读。从坂仔到厦门路途上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对于林语堂来说都充满了新鲜感。因为厦门是列强强迫清政府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，所以那里的教会学校一定比闭塞的坂仔的铭新小学办得要好，想到这里，林语堂心里就有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。

林语堂在厦门读完小学就进入了厦门的寻源书院，这所书院1888年由基督教美国归正教公会与英国长老会联合创办，校址在鼓浪屿山仔顶。无论小学、中学和大学，教会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，而且连生活费、住宿费也都免收，这对于林家这个穷牧师家庭来说，是非常难得的选择。

林语堂13岁进入相当于中学的教会学校——寻源书院，17岁时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。4年的中学生活，他在英文和自然科学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教会学校古板的教学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，对于活泼好动的林语堂来说是一种束缚。如学校规定不准看中文报纸，不准看闲书，所谓闲书即功课以外的书。从早晨8时至下午5时，把学生关闭在课堂内。凡在校偷看杂书，或在课堂上交流言谈，皆是罪过，是“犯法”。这些措施严重压抑了林语堂求知的天性，严重影响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了解，以致他不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甚至对古代的那些神话传说，如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等，也一无所知。林语堂在若干年后，曾持续不断地攻击现行的教育制度的弊病，就来自他在教会学校的亲身经历和体察。



寻源书院

事情往往有弊有利，福祸相依。在寻源书院，林语堂的英文进步很快，对科学的兴趣更浓厚了。有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想当英文老师或物理老师。他还说，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最让他着迷，他对地理学也情有独钟，甚至对西洋音乐简直着了迷。他虽然不喜欢美国校长毕牧师，但对其夫人却有好感，因为校长夫人不仅长得端庄淑雅，而且她唱的歌，抑扬顿挫，悦耳动听，充满了温柔之美。女性传教士们的高音合唱，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美妙的印象。

在厦门，林语堂真正耳闻目睹了西方文化在中国存在的一种方式：战舰上的水兵和大炮。1907年，日俄战争结束后，旅顺口还是一片断壁残垣，美国总统就派遣舰队来访问中国。舰队到厦门时，寻源书院的学生应邀前往参观。林语堂第一次看到了美国海军的操演和那些钢铁怪物的雄伟形象，使得少年林语堂既羡慕又畏惧。

寻源书院的学习，对于林语堂来说太容易，林语堂认为这是浪费时间，于是他就偷偷地看自己喜欢的书。实际上，凭林语堂的天资，应付学校的考试简直不费吹灰之力，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，但林语堂却不认为

自己是个用功的学生。

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，推翻了清朝政府，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但在闽南山区并未引起大的变动。林语堂在寻源书院看不到中文报刊，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也并不知晓，他仍埋头苦读。辛亥革命的第二年，17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中学阶段的学习。这年暑假，他轻而易举地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，实现了父亲林至诚的夙愿。

第二节 从上海到北京

一、上海圣约翰大学

林语堂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，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，但到上海去读书，起码要筹备一百块银元，这对于月薪二十块银元的父亲来说，是一笔极大的开支。当年为了林玉霖上圣约翰大学卖掉了祖母在漳州的房子，现在家里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卖了，父亲又高兴又愁苦的矛盾心情是难以言表的。但他最终还是下了决心，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孩子失去这个机会，何况林玉霖即将从圣约翰大学毕业，他毕业后找到工作也可以资助一下弟弟们。但眼前呢？虽然说圣大的学费、生活费全免，但要凑足一百块银元还真有点犯难。这时，二姐美宫从毓德女校毕业，也吵着要到福州念大学，到福州去读书，学杂费至少每年也需要六七十元。不是父亲不愿女儿读书，以林至诚的开放思想，假若经济不紧张，让美宫到大学继续深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可是要照顾儿子，就只有牺牲女儿的读书机会了。况且在那个年代，女孩子能到学校念几年书已经很不错了，林至诚已经让女儿读完了中学，更是凤毛麟角。二姐美宫只有在心里不满了。

实在别无良策，林至诚只好向他的学生陈子达借钱。现在的陈子达已不是过去穷得光着脚丫来上学的学生了，他经商做了大老板，但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没等老师把话全部说完，他就满口答应下来。过了几天，陈子达到坂仔来，递给林至诚一个蓝布包，林至诚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百个亮晶

晶的大头银元，这使他高兴得几夜都没睡着觉。

经费解决了。林语堂带着希望，来到了圣约翰大学。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会大学，它的前身是圣约翰书院。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



青少年时期的林语堂

为实现推行高层次教育的夙愿，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、度恩书院合并，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圣约翰书院。1906年学校在美国注册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。1913年增设大学院，招收硕士研究生，形成预科、本科、大学院三级阶梯。

在圣约翰大学，林语堂进的是神学院。他之所以选神学院，其目的就是将来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。然而，在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，他无法接受种种不可思议的教义说法：人生来就是罪恶的，耶稣替我们赎罪，我们才可以进天堂；不信教，便要进地狱等等理论，林语堂很难接受。他认为，一切神学都是在“欺骗”，对他的智力是一种侮辱。他本来希望当牧师，可是，现在他对神学已经没有了兴趣，所以终止了神学院的学习。

虽然如此，林语堂却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在圣大的第一个英文教师是个外国人，她的中文名字叫李寿山。这位老师与寻源书院的毕太太一样，不仅长得美丽可爱，而且温柔善良、真实诚恳，给林语堂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。

林语堂的口语学习，除了跟从老师，主要依靠的就是一本《袖珍牛津英文字典》。这本字典不仅将英文单词的定义列举出来，还将一个单词在句子里的用法举例。无论是一个字，或者是一个语段，林语堂一定要弄清楚才肯放过。对中文意思相近而英文意思不同的单词，林语堂也注意体会其细微的差异，如他为了搞清楚中文的“笑”和“哭”在英文里的意思，便整理出一些近义词来，如大笑与微笑、痛哭与抽泣等等，并结合具体的

例句，仔细体会它们的不同，理解之后就能记忆深刻、举一反三、事半功倍。至于英语的发音，他认为只要弄清楚一个字的重音在哪个音节，说起英语来便不成问题了。林语堂认为，每个英文单词也像人一样，都是千差万别的。掌握了它，内心就有这种感觉：尽管这些单词就像活蹦乱跳的顽皮小鱼，但它们仍然在渔人的掌控之中。后来林语堂回忆说：“这部字典最大的好处是容纳了英语的精髓。我就如此学会了英文的许多精选词汇。”

由于刻苦用功，方法有效，所以在神学院一年半，林语堂的英文水平得到突飞猛进地提高，被选进了《Echo》(《回声》)杂志编辑部做编辑，他说，“我爱上了英文”。

圣大给林语堂留下了不少美好印象。林语堂认为圣大校长卜舫济博士就是一位可爱的人，他为人正派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他还娶了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国闺秀做太太。他严格治校又严于律己。当然，人无完人，卜校长的缺点是太刻板，缺乏自由快乐的精神。所以他管理的学校，给学生的自由太少，或者说过于让学生遵守纪律而无自由，并且过于重视于英文而轻视中文，中文不及格照样予以毕业，甚至聘请的中文老师水平低下，竟在课堂上告诉学生，从中国可以坐汽车直达美国。因此，林语堂对学校的许多清规戒律非常反感，有时简直深恶痛绝。遇到这样的中文老师，林语堂只好在下面“自学”，好在老师也从不关心学生是否认真听讲，也不关心学生在下面做什么。这样，林语堂就利用不喜欢听的课和课余时间，偷偷地看杂书，如张伯伦的《十九世纪的基础》、赫克尔的《宇宙之谜》、华尔德的《社会学》、斯宾塞的《伦理学》和韦司特墨的《婚姻论》，涉猎范围远远超过了他所学的专业，从而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、社会观、人生观，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圣大图书馆只有 5000 册藏书，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，林语堂几乎把这些书都读遍了。这对于勤奋好学的林语堂来说太不过瘾，他对读书有时达到迷恋的程度。

圣大毕竟是一所教会大学，学校割断了中国学生和本国文化的联系，甚至不准学生看中国的戏剧，以致许多圣大的学生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，对中华文化却一知半解。在圣大，林语堂学习了外语、地理、算术、地